

走亲戚

□高邮 姚正安

小时候,常随大人走亲戚。第一次,是随爷爷到他姐姐家,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家出人情。那是正月初三,姑奶奶的孙子结婚。初三正是正日,初二下午就应该去了。临行前,奶奶将一只大竹篮交给爷爷。竹篮里装了一样物品:两条鱼、一块肉、一堆水面和一个用红纸包成的方块儿。

我家所在的地区为水网地区,交通手段非常单一,非船即步行。我家离姑奶奶家少说也有十多里,拿上这么多东西走路,太难了。

我问:爷爷,拿这么多东西,干什么?走起来,多难啊!

爷爷说,到人家做亲戚,总不能两挂蟹(意为两只空手)吧,再说,这是你姑奶奶家办大事,作为娘家人,更应该备齐礼物,要不然,会被旁人笑话,说某某娘家人不懂礼。按说应该用盒子装起来,叫盒担,但拿起来不方便,所以用篮子装,可东西一样也不能少。

第三天午饭后散客。姑奶奶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。

我看见爷爷拎的篮子里,有鱼、有面、有肉,还有那个红方块。我奇怪地问:这是干什么?

爷爷回答,带到人家的礼物,一

般是不会全收的,要回一半。

我看了看,鱼是一条,肉也是割成了一半,面条有一撮。

我又问爷爷:那个方块是什么?爷爷告诉我,那叫盒子头,是一种装饰,可以是实物,比如大京果、京果粉、麻饼、柿饼等,条件不允许,也可以用稻糠或者米、面装成。盒子头,都不收。

一路上,我随爷爷走着,爷爷对我说着。爷爷说,不光是亲戚办大事要带礼,不同的大事带不同的礼,上梁要带猪头、鱼、公鸡,还有馒头、糕,贺寿要带鱼、肉、面条、馒头,馒头的个数还有讲究,就是平时走亲戚,也不能空手,空手往往很难看。比如,人家有小孩、有老人,看到亲戚来了很高兴。但来的亲戚什么都没有带,空空如也,太让小孩和老人失望了。爷爷还停下脚步,挺神秘地对我说:古人走亲戚、见朋友也带礼,等你长大了读书了,就知道了。

爷爷是文化人,是见过世面的,在村子里也是有威望的。他的话当然不会错了。

后来,随妈妈多次到外婆家。妈妈于几天前就开始准备礼物了。妈妈娘家人多,妈妈又有一位哥哥、四位弟弟,外婆带什么、舅舅们带什

么、来往正常的堂舅带什么,都点得清清楚楚,所以,每次去,都是鼓鼓囊囊的一大堆。说起来,也不是什么精贵的东西,只是农村里常见的吃食而已,但要做到不空手。回来时,对方少不了回点东西,鸡蛋啦山芋、芋头啦,有的人家确实拿不出东西,就给我一两角钱。双方推推让让,客气客气。双方的感情却在这简单的一来一往中持续、升温。

有一年腊月的一天,妈妈叫我到二姨娘家送信,说春节后某天请姨娘家到我们家玩,商量为外婆贺寿的事。我伸手对妈妈说:礼物呢?妈妈被我一问,愣住了。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,说:是的是的,不急不急,你明天早上才去,我晚上到商店里买,差点忘了。

我带着妈妈买的礼物,去了姨娘家。姨娘见我拎着东西,眼睛笑成一成缝,嗔怪我:你这个小的,来就来了,还带什么东西。

回来的时候,姨娘给了不少吃的,还给了我五角钱。

随着年龄增长,对爷爷所言所行的认识加深了。我感到,人之交往,礼物不管大小多少,是对别人的尊重,以礼明理。所以,到亲戚家、到朋友家,哪怕到晚辈家,我都很慎重,轻易不登门,登门不空手。

妖娆小碎步

□连云港 相海龙

装修房子要贴墙布,和师傅联系后,他说要先过来看看。

按照约定的时间,他来了,还提前了几分钟。背着一个蓝布包,别的啥也没有带,不像一个做工的,倒像一位精明的旅行者。我觉得有些奇怪,问了他才知道,他这是来熟悉场地,量一下尺寸,回去以后心里好摸排一下,看怎么样才能够贴得更好。我问他:有这个必要吗?其他工种的师傅都是直接过来就开始施工的,他笑了笑说:你们买个房子不容易,贴墙布是为了增加品位,含糊不得,要做就必须做到最好,一旦匆忙潦草,贴得让你们不满意,会一辈子不安心。

到真正动手贴墙布的时候,他反复给我讲,为什么接头要放在这里,因为只有这样,不管从哪个角度看,可以把不可避免的缝隙影响减少到最小,不会从大的方面影响观瞻,还能够节省布料,并征求我的意

见。我听了,才明白贴墙布不简单,裁、粘、熨、刮,每一道程序都要细心。贴好以后,他仔细地左审右看,瞧瞧有没有不周全的地方。这是拿出了绣花的功夫,果真是服服帖帖,没有一处瑕疵,还把现场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把贴墙布这活当成了一门艺术创作,每一块墙布就是他的画布。

为了方便付款,我们加了微信,才知道他叫亮亮,应该四十岁不到的样子。我将900多块手工费现场支付给他。到了晚上,钱仍然“挂”在支付宝里,没有及时接收,一直到第二天下午,他发来信息,表示感谢后,才将钱收下,让我心里有一份莫名的感动。

有了微信,我经常去看看他的朋友圈,后来也变得很喜欢看。他基本上没有星期天,没有节假日,一家赶着一家做活,根本停不下来。然

而,不管加班加点到何时,无论怎样辛苦,他都没有任何抱怨,发出来的文字不多,句子也不长,都充满了正能量。比如,“打造极致墙布美学”“给你温馨,给你品位,我来打造”“唯有忙碌解千愁”“只做最好,学习前行”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,努力拼搏治愈一切”……

能够把一份辛苦的工作做得如此细致入微,做出这样的诗情画意,尤其对一位年轻人而言,真的不容易,每每看到这些,我都充满了敬意。

记得有一次,他夜里加班已经很迟了,我看到他的朋友圈更新了新的内容,原来又完成了一处任务。我有些心疼地跟帖问他,为什么这么迟了还在忙乎,他回复我说:“每天都是这样的步伐,妖娆小碎步!”还给了一个微笑的表情。好一个妖娆小碎步!

萝卜干

□南京 赵培龙

1976年秋,我到距家十华里的小镇时堰读高中。学校宿舍紧张,只好早出晚归,后因刮风下雨天太困难,于是借宿于班主任午休的宿舍内。此后,周一早上背上大米和咸菜瓶去学校,周六傍晚步行回家。虽然周六晚上依然吃稀饭,但妈妈总要准备一点自制的小菜,最喜欢辣椒炒萝卜干。在我的记忆中,吃辣椒炒萝卜干就是享受美味佳肴。所以,多少年来,越冬前我都要学着妈妈的样子,腌制一些萝卜干。尽管每年吃不完,有时霉变扔掉一些,但依然乐此不疲。

每年小雪过后,寒风吹起,我与爱人便去农贸市场逛逛,问问青萝卜红萝卜价格,等到青萝卜每斤一元五角、红萝卜每斤一元左右时,便与卖菜人谈价,就是一次性购买30

斤以上,可否优惠一点。今年秋季长,气温偏暖,蔬菜价格便宜,萝卜价格同样较往年低一些。一个冷风飕飕的上午,我们以青萝卜一元三角一斤买了15斤,红萝卜一元一斤买了25斤。

腌萝卜干几乎没什么技术含量,但真正腌出高质量也不太容易。萝卜要挑外观鲜亮、尾巴细细、拿在手上沉甸甸的,这种才水嫩、不空心,腌出的萝卜干才会嘎嘣脆。存放萝卜也有学问,如果天气不凑巧,那就得削掉萝卜的头和尾,这样放一周也不会长缨子、冒须根,变空心。腌制之前要查看一周天气,萝卜洗净、晾干、腌制两天后,必须有两个大太阳晒干,否则萝卜干烫卤装坛后,很容易生霉,不好保存。

看好天气,开始腌制。切萝卜,晾萝卜,晾个把小时后腌萝卜。萝卜出水后用盆子或桶压实,之后反复揉搓倒翻,大约两天后,萝卜脱水发软,便可沥卤晾晒,一个大太阳下来,萝卜条干缩成型。接下来烫卤,将沥出的卤倒入锅中烧沸,分批次将萝卜干倒入一分钟左右,捞出后继续晾晒。如果想保存较长时间,还可以进行第二次清水煮烫、晒干,根据个人口味装瓶装坛。比如放点五香粉、拌点芝麻,等等。半个月左右,打开瓶坛,一股香味扑鼻而来,咬一口嘎嘣脆,如果加上一点辣椒、蒜泥、糖和酱油进行爆炒,那个味道甭提多美了。

自己腌制萝卜干,绿色环保,吃得放心,除了平添生活乐趣,还能回忆妈妈的味道。

火锅

□南京 吉卫明

表哥在重庆一所中学任英语老师,我时常拿他开玩笑,说一嘴方言,如何能把二十四音标说准确。对此,他显然不肯认账,说:那怎么会!他说:你来重庆玩嘛,重庆人不仅会教英语,还能穿行于雾都,热衷于火锅,你这个南京人应该领教领教。

那年,我果真去了重庆,住在大姨家。那是个夏天,山城的水汽真大,整天雾蒙蒙的,让人身上有汗发不出来、气不顺、闷得慌,很难受。表哥说,他安排好了,叫我跟他出去吃火锅,见识一下什么是重庆火锅。

重庆真是山城,一路都是坡,火锅店就在一个坡子上,是表哥学生家开的。

好家伙,那火锅是一口老大的铁锅,中间一个隔板,一边辣的,一边不辣,大铁锅下面是个大汽油桶样的炉子,应该就是汽油桶改造的。锅边一圈窄台子,可以放碗等物件。我从不辣的那边捞了一片肉送到嘴里,哇,好辣!老板娘在一边笑,笑我一看就不是山城人。

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吃火锅。中途,表嫂也加入进来,她也很能吃辣。我被辣得像狗似的,舌头伸出嘴唇外边,喘着粗气,还用一只手为嘴和舌头扇着风。原先还整整齐齐穿着衬衣、长裤,吃了一會兒,把衬衣、长裤脱掉了,还是大批汗珠子噼里啪啦砸地上,把汗背心脱

不如折梅寄你

□无锡 陆锋

院中的蜡梅开得比往年早一些。

半透明的黄色花瓣,似蜜蜡雕成,深深远远散发阵阵寒香。我剪了几枝蜡梅回屋插瓶。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李方膺有诗云:触目横斜千万朵,赏心只有两三枝。往往一树蜡梅,也只能堪堪选出一两枝最美的疏影横斜。插瓶的过程,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。一如我们的生活,亦是一个取舍的过程。

“人这一辈子,永远都没有刚刚好,永远在取舍。做出选择以后不后悔,就是对的选择。”这是我人生至暗时刻娟姐对我说的话。

彼时,我创业失败,心情沮丧,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娟姐温和平静地劝慰我,而后和我说起了她的故事。她白手起家,踩准了风口,积攒家产甚多,春风得意之时一个浪头打过来,落得车房俱无。一段波澜起伏到可以拍成纪录片的过往,在娟姐嘴里只剩了三言两语。她说:“人生从来只有两个选择,迎难而上或者迎难而上。”

我时常在深夜细细咀嚼娟姐的话,感悟良多。生活,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,谁也不知道。我们永远也不可能遇到刚刚好的一切,唯一能做的,不过是在迎难而上和迎难而上之间取舍。

如果你去花市转转,你会发现花市的蜡梅大多是生枝的,那些

下来当毛巾用,分分钟擦汗,一拧一地水,吃完了,衣服拎在手中,只穿一件湿漉漉的裤头招摇过市,相当尴尬。到家后,表哥被大姨好一顿骂。

几年后,表哥来南京,住我家里,他每顿都要吃辣子,我妻子尽管也吃辣,但是看着他吃,心里面也犯怵。

我们自然也要请表哥去吃火锅,算是礼尚往来吧。有一家火锅店生意相当好,常常要排队等座位,恰巧我们去时正好有熟人刚吃完,给我们让出位子。表哥拿一双眼睛朝四下里张望,看别的食客吃的什么,结果他皱起了眉,问:他们不吃辣子么?我说:那个盆子里红红的不是辣油么?他直摇头,说:啥子火锅,一点辣味闻不到。

表哥听说我家里有一只火锅,于是在回重庆的前两天,让我妻子买些食材和佐料,说要亲自下厨做一顿正宗的重庆火锅。他一边在炉灶上制作佐料,一边指挥我们在火锅里放这个、添那个,很快,一切准备好了。大家都坐在了火锅旁,表哥看着面前的火锅眼睛发亮,我们则不敢随意把菜送到嘴里,得在一只水碗里过一下,否则肠胃吃不消。好在我到底在重庆经过火锅的洗礼,比妻子稍稍强那么一点点。不过,表哥走后,厨房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能进,油炸干辣椒的味道散不尽,呛人。

横斜疏瘦的最美枝干都被花商剪去了,为了运输方便。想要最有生气最美的蜡梅枝干,就得自己拿着剪子,围着蜡梅树慢慢转悠,然后费力剪下带回家。

迎难而退,好比是在花市买上几枝蜡梅,省心、省时、省力。迎难而上,便是自己携带一把花剪,费心、费时、费力才能带上一枝蜡梅回家,也可能最后一枝合意的蜡梅都未寻着,空手而归。

其实,不管是迎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,无论怎么选,都是朝着某一个方向努力解决问题。被“舍”的那个选项,并不会真正失去,却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强化你的“取”。取或者舍,都会经历无奈和遗憾。

我看着插在素色花瓶中的梅枝,不可避免地想起了远方的娟姐,她的三言两语将我点醒,想到我尚未郑重其事地与之道一声“谢”,心下总有些惶然。若是刻意去说一声“谢谢”,娟姐必然会觉得我与她生分了,是要生气的。那就仿效古人吧,情深难言语,不如折梅寄。

院中的蜡梅,深深浅浅远远近近的黄彼此映衬着,暗香浮动。只是这样远远望着,便觉得是良辰美景,赏心乐事。

我要折下最美好的那一枝梅,寄出这一院子的诗意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24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